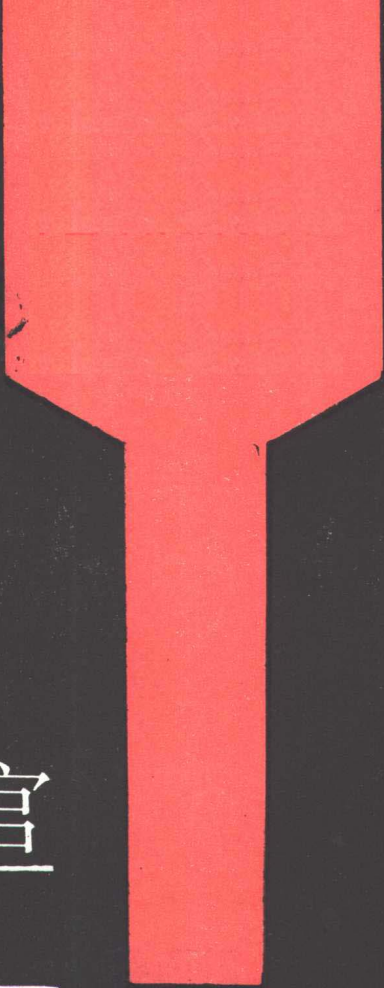


温功义 著

明代的宦官

和宫廷





明代的宦官 和宫廷

○ 温功义 著

○ 重庆出版社

责任编辑 赖云琪
封面设计 江东
技术设计 寇小平

温 功 义 著
明代的宦官和宫廷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（重庆长江二路205号）
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福民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3.75 插页5 字数273千
1989年3月第一版 1991年5月第一版第二次印刷
印数：3001—6000

ISBN 7-5366-0858-6/K·47

定价：4.80元

前 言

宦官究竟起自何时，由于文献不足，已不易查考。以记有宦官的书籍而言，最早的应是《周礼》。据此可知，宦官早在殷、周之时便已有了。在《周礼》中，宦官被称为阉、寺、竖等。这三种称呼，自始并无贬义，但因时间的变易，到了宦官又被称为内监、中官或太监时候，再以阉寺称之，则已带有一些贬义和蔑视，若以奄竖或是宦竖为称，则不但带有轻贱之意，而且也是斥责他们时的用语了。

最早宦官的工作大概主要是守门，这从那些早期的称谓便不难看出。阉，《说文》的解释是，“竖也，官中阉阉闭门者，从门奄义兼声”。这里，它以阉竖相互对释，可见二者的职司必极相近。寺，《周礼·天官》说是，“寺人掌王之内人”。也有监察出入之意，也许寺便是监护内官门户的人。汉时，宦者常被任为黄门令，一般宦者又习有小黄门之称，黄门即是官门，宦者主要用于守门，于此亦可概见。

早期既只限于守门，而且那时的官室也并不大，所以宦官的人数不很多，百人左右已很够了，因而《周礼》又有“奄寺不及百人”之说。然而这只是在早期，后来官室日广，职

事日多，宦官的人数一直都在增多，降及明、清，宦官的人数早已成千上万，若以拥有宦官的王府合计，数目就更多了。

说到宦官的来源，在早大概只有两条：一是由于战争的掳掠，二是得自籍没罪人的家属。在奴隶制社会时，对外作战，掳获奴隶原本是作战的目的之一，把掳来的幼童净身（阉割）而为宦者，当然也是例有的常事。这种做法不仅古已有之，直至明清，一直还是宦官的来源之一。把罪人的家属没而为奴，这也是行之有效的古法。在这些被没而为奴的家属中，便有不少年幼的人被净了身，送进官去，成了宦官。秦时的赵高，便是这类人中最出名的一个。在宦官的需用不多之时，从上述的两个来源得到的宦官原本足用，但到了需用日多之时，便又时见不足，得另辟蹊径了。

另外的途径有二：一是由官中的执事太监各向自己的家乡去招选；一是等候一些自官求职的人自行来投。

那些回乡招选的太监，大都是在官里已经混出了些头面的宦官，他们自愿干这个差使，一是可以回乡夸耀一番，二则也可藉此增添自己在官中的势力。他们所要收的都是乡中较贫苦的幼童，所以首先便要同幼童的家人谈洽他们的身价。一经谈妥，幼童便算已经纳入他的门下，由他为之净身，有时甚至还要改姓，然后便被带入官去，在他或是比他的身份更高的宦官名下做个小太监，开始练习官中的诸般事务。由于一经谈妥便要离家、净身、入官，所以去做宦官也被称为“出家”。

自官求职，那是官中并未派人前来招选，而有些人家想要入官求活，自行先净了身，设法请求入官的一种做法。这些人虽被称为自官，其实很多并非出诸自愿，常是由于生活实在困难，父母又受了一些在官庭中有些门路的人的诱惑，才把自己的孩子先自净了身。希图能被收容进官，当上一名宦官，藉以求生；并图个升发的机会。这些人都比由宦官选招的人要稍大些，但也都是些将近成年的人。这些人中，也有些确是出于自愿才自官的，这类人的年龄就更大些，有些更接近成年，更有些已是成年人了。这些人都是自己身临困境，为环境所迫，才走上了这一条路的。譬如明末盛极一时，被称为九千岁的大珰魏忠贤，便是这类人中的一个。魏忠贤原是个市井无赖，游手好闲，无所不为。他是因为输了钱，欠了很多赌债无法偿还，才想到了自官求职这一条路；想躲进皇宫，赖掉那些赌债，才那么干的。

自官求职既已成为官中宦官的一条来路，自然也就有了它的供求关系。求过于供，这倒没有什么，无非是官中人手稍紧一些，及时派出宦官回乡招选，便可加以调节。供过于求，可就有些麻烦了，官里面的人数已足，再难安插，而自官求职者却仍源源而来，群聚京畿左近，到处流浪，惹是生非，实在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。明代是个宦官用事极久极盛的一个朝代，自官求职一事也以明代为盛。在明宪宗成化年间，自官求职的人已经多到了无法安插的地步，曾经多次明令严禁，但事已积之，早已势如波涛，虽加严禁，却也难有实效。这个情况，在《明宪宗实录》中已有几次谈到；这里选

露几节，以见一斑。

成化十一年(1475)十二月，礼部奏，“近有不逞之徒，往往有自官其弟□子姪，以希进用。聚至四、五百人，告乞奏收，群众哄然，阻遏无计”。奏入，有旨：“此辈逆天悖理，自绝其类，且又群众喧扰，宜治以重罪。但遇赦宥，锦衣卫其执而杖之，人五十，仍押送户部，如例编发海户当差。自后有再犯者，本身处死，全家发边远充军。礼部仍移文天下禁约。”

十三年三月，自官以求用者积九百余人，礼部以闻，上曰：“此辈以规避差役，违禁自官，锦衣卫其执杖之，人三十。遣还当差，有再犯者，必罪不宥”。

十六年六月，礼部进自官者至千余人，喧扰官府，散满道路，乞照旧例，令巡城御史、锦衣卫五城兵马等官逐回原籍宁家。

二十一年正月，周洪谟等疏言：“自官求进称为净身人者，动一二千人，虽累加罪谪，旋得收用，若不痛惩，无有纪极！今各王府累求内使，宜量以赐之，否则，仍发原籍原卫。今后宜依先年枷项放遣事例，勿复收用”。

《明世宗实录》对自官之事亦有所记载。嘉靖十一年(1532)五月，记道：“时自官无票帖未收者尚数千人，先是，正德二年(1507)九月，申男子自官之禁，令锦衣卫五城兵马限三日尽逐出之，有潜留京者，坐以死。时宦官窃权者，泽及九族，愚民尽阉其子若孙以图富贵，有一村至数百人者，虽严禁亦不之止也”。

从以上所引各条来看，最先自成化十一年开始禁逐，至嘉靖十一年所记，历时已逾三朝，共达五十余年。多次严禁、杖逐，非但不能禁绝，反而越禁越多：人数从成化十一年的四、五百人，而到成化末年，十一、二年间，已增至动辄一、二千人。到了嘉靖年间，未收用者更已达数千人，甚至一村之中，自官者便已多达数百人了。这个势头实在很可惊人。明宪宗认为这些人之自官乃是为了规避差役，明世宗又说这些人是贪图富贵。这两种说法虽非全虚，但却都没能说到根本之处，主要的原因还应该是人们的生活日困，无以为生的人太多，所以才会有这样多的人不惜自残其身，或是伤及子孙，以求找到一条求生之路。这样的人越来越多，才成了这样的局面。

民间对于宦官，历来好评不多，提到宦官总常带有一些轻贱憎恶的情绪。这种看法一是由于形貌，二是由其行为。宦官因为受过阉割已是一种六根不全的人了，在形体上表现出的是光面无须，嗓音尖窄。这种身残形变的人，原已使人易生憎厌，加以宦官外出办事，每每以为身在皇家，高人一等，在在显出一种倚势欺人，威福自恣的样子，而其所干的事又通常都是替皇家来盘剥人民，自然就更觉可恨可厌了。

对于宦官在形体上的变异感到憎厌，很多方面乃是由于受到长久便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响，所以读书人更加憎厌宦官。读书人一向读孔孟之书，习圣人之礼，对于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”一语是奉行惟谨的，肤发且不敢伤，伤及本根，形变身秽，那还了得，真是“所恶有甚于

死者”。西汉的大史公司马迁，因替败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而触怒了汉武帝，被处以官刑，刑后他痛不欲生，只是为了要完成他的《史记》一书，才忍辱苟全，勉强活下来的。他在《报任少卿书》一文中，曾多次说到官刑使人感到的奇耻大辱。他说，“行莫丑于辱先，诟莫大于官刑，刑余之人，无所比数，非一世也，所从来远矣。昔者卫灵公与雍渠同载，孔子适陈；商鞅因景监见，赵良寒心；同子参乘，袁丝色变，自古而耻之”。他又依次历数诸刑，最后才提到官刑，说是，“最下腐刑极矣”！《文选注》于此释曰：“官刑腐臭，故曰腐刑，”由此更可见到官刑给人带来的切身的耻诟。太史公之身受官刑，是由于汉武之一怒，应说是一场飞来的横祸，比不得那些自愿以此作为宦官的人，但他还要自憎不已，觉得已经成了为“天下观笑”的人。并非自愿，尚且如此，对于甘心以此自献的宦官，洁身自好者对他们的轻视和鄙视，当然就更不待言了。

说到宦官来到民间总是干些倚势欺人，祸国殃民的事，实在也有很多必然的原因。首先，凡是能够出官来为皇室办事的宦官，为首的常常都是在官中已经爬上去的有些头面的人物，能跟着他出来的，也都是看着他的颜色干，一心在想爬上去的各类小太监。但在这个数以千计的宦官群中，要想设法爬上一个较好的阶层，实在是很难的。因为竞争的对手都是六根不全，注定无后的宦官，他们为了竞争不得不拉帮结派，并投在已经攀上高位的大宦官的门下，以便得到援引。但因他们的特殊环境，彼此之间以诚相见的可以说是绝少。

相互猜忌、排挤倒是常事。有利可图时，仇者可以暂时相亲；一旦逢到灾难，任谁都可出卖。很多一时颇有权势的大宦官，结果被扶植起来的门下倾害至死的事，实在是习见。正因如此，巧于钻营的宦官都得练出很多狡诈的本事，才能保住自己，顺利地向上爬去。还有，他们所侍奉的都是天潢贵胄，不是后妃嫔御，便是诸王公主，这些人都是万不可轻易触怒的，惹恼了他们常会有不测之祸，对他们更要尽心趋奉，不可或违；但得他们高兴，就是把白的说成黑的，黑的说成白的，也得满口称叹，装得像是真的一样。“指鹿为马”，他们的老前辈赵高，老早就给他们留下了示范的教材。

他们在官中是历尽那么多艰辛才爬起来的，一旦到了民间，自然便要任性而为，恣情掳掠一番了。况且他们出官办事，多半总是奉命去向民间罗掘财物。他们为了便于复命，并也用以自肥，当然要大肆搜刮，扰得人民财竭力尽。出来办事的宦官要多捞些余润用以自肥，实在也是非常必要的；一来可以有些额外的供献，以博讨主子的欢心；二来出外办事是个肥差，官里的大宦官也都在等着他们的供献。此外，如果出了什么差错，这些也可用来作为保命的本钱。

宦官们最怕的是朝政清明，一切井然有序，因为越是这样，他们就越少可以任性胡为。朝政越是混乱，宦官们便能得逞；因宦官为害之烈，大多都在每个王朝的末世。末世的宫廷常是贪奢无度，常常放出很多宦官到民间去任意搜刮，为害也就越厉。史册说到宦官为害之烈，每以汉、唐为言，实际上指的也都是汉、唐的末代。

史册所谓宦官为祸最烈的汉代，指的乃是东汉，特别是从汉和帝(刘肇)到汉灵帝(刘宏)的那一段时期。东汉那时的宦官之所以得势，乃是由于他们帮助皇帝打倒了专擅朝政的外戚，渐次掌握了朝权和禁军之故，而外戚之得以专权，则又是幼主在位很难避免的事。因为皇帝年幼，太后临朝，垂帘听政乃是必然之事，而太后的家人由于帮助太后理事而得总掌朝纲，也就是无可避免的事了。但等到皇帝年事稍长，自理朝政的心意日切，而久于专权的外戚却又恋恋不肯归政，自然不免要发生冲突。皇帝深居宫中，在他的左右能为之效力的只有一些宦官，他既不满于外戚，自然只有和宦官在暗中计议，共同设法除去外戚。宦官于是就有了主管朝政的机会。不过也有些已近成年的幼主，对于专权的外戚还并无太多的不满，倒是宦官们看不过外戚们长久掌权，怂恿着皇帝设法把外戚们除掉的。但不管是皇帝主动召集宦官，或是宦官说动了皇帝，结果反正都是一样：去掉了外戚，朝权便告易手；外戚倒后，宦官的势力便为之大增。更巧的是，自汉和帝以来，撇开那些为时极暂的少帝、冲帝、殇帝等人不说，即便是在位略久的诸帝，竟也全都是尚在冲年便即帝位的，所以太后临朝，外戚主政便不断重复，而宦官们协助皇帝又除去外戚，就不断地又重复了多次。

最先引起外戚与宦官之争的汉和帝，是在章和二年(88)二月，于汉章帝刘炟去世后继位为帝的，那时他才只有十岁，由于年岁太小，不能自理国事，所以由他的母亲窦太后临朝，外戚窦宪因而得以主政，掌握了朝权。待到永元四年

(92)，宦官郑众利用汉和帝不满于窦宪的一切专断的机会，暗中与和帝谋议，杀死了窦宪，朝权初次落入了宦官之手，使他们的实力大增。

元兴元年(105)汉和帝去世，殇帝刘隆继位为帝，他在位不及一年便早死。又由汉安帝刘祜继位，刘祜即位时年仅十三，所以又由邓太后临朝，外戚邓鹭主政。公元121年，邓太后去世，邓鹭仍旧紧握朝权，不肯放手。那时汉安帝年已二十九岁，不能再行等待，便与宦官江京、李闰等人在暗中谋议，设法除掉了邓鹭，夺回了朝权。宦官们经过这次斗争，势力较之以前，又增长了一步。

延光四年(125)汉安帝去世，最初继位的是被称为少帝的北乡侯，由阎太后临朝，外戚阎显当政。这次是因宦官们感到不满，由孙程等十九名宦官带头闹事，杀了阎显，改立了当时年仅十一岁的刘保为帝，也就是后来的汉顺帝。这时，宦官的势力已比昔日更强，所以敢于自己起来废立改立，并杀了外戚阎显。

建康元年(144)，汉顺帝去世，继之而立的有冲帝刘炳和质帝刘缵，这两个人都是幼年便被立来继位，但又都是即位不久便夭折了的。最后登上帝位的是汉桓帝刘志，他即位时十五岁，年及十五，原已不算太小，但却仍旧依照惯例，由梁太后临朝，外戚梁冀当政。梁冀是所有当政的外戚中最横暴的一个，汉桓帝受其欺压，早已极为愤恨，终于在延熹二年(159)，桓帝与内监单超等人暗中计议，安排妥当，先动手杀了梁冀和他的家人，然后又把梁冀的党羽三百余人也都拿

住杀了。在桓帝即位之际，宦官的权势原已增大，但经梁冀专权多年，对宦官不断予以压制、分化，宦官的势力已经弱了很多，如今一举除掉了梁冀，消灭了他的党羽，宦官重又掌权，他们的势力重又振兴起来。宦官们这次做得比以前更为彻底，他们把朝中事务几乎全都抓尽，不但朝内朝外大小官职，差不多都为他们自己或是他们的党羽所据，甚至连朝野名流和太学生的利益也都成了他们攫取侵夺的目标。名流和太学生们为此对宦官极为不满，不断指责他们，说他们是“虐遣天下，民不堪命。”

永康元年(167)，汉桓帝刘志去世，继之登上帝位的是年仅十二岁的汉灵帝刘宏。新即位的皇帝刘宏又因年幼不能理事，例由窦太后临朝，外戚窦武主政。当朝的窦武，一上来就感到棘手，因为宦官们得势已久，朝中诸务尽都落入了他们的手中，很有些尾大不掉之势，他的政令很难施行。窦武很想把这些跋扈的宦官们除掉，却又怕自己力量不足，招来不测，就想联合当时的名流共同除去他们。他不断与名流李膺、陈蕃等人私下商议，还在安排动手的步骤。然而事机不密，他们的布置还未就绪，却已为宦官们得知，并且在他们动手之前就先下了手。建宁元年(168)，宦官们开始动手，先杀了窦武、陈蕃和他们的全家，随后又杀害了李膺、范滂等一百多人，并把和陈蕃、李膺等常通声气的所谓清流者们也都抓了起来，予以禁锢，人数共约六、七百人；还有大学生们，被捕的也有一千多人。杀掉了外戚窦武和名流多人，宦官们的势力至此而益增。

光熹元年(189)，汉灵帝去世，少帝刘辩继位，何太后临朝，外戚何进主政。那时宦官的势力已大到空前，朝中一切都掌握在他们的手中，何进当朝不过是挂个空名，朝中诸务几乎毫无可由他着手之处，何进心有未甘，也想动手除掉这些宦官，他找到手中握有相当武力的司隶校尉袁绍商谈此事，但又怕袁绍握有的武力不够充足，暗中又派人到陇中去招请当时领军屯驻在扶风的前将军董卓，要他率领所部即行进京，想让他与袁绍合力，一举灭绝宦官。何进召集兵马，干得有欠周密；董卓应召，还在路上，宦官们却已先自知道了。他们大为吃惊，抢先在官中动起手来，不但杀了何进，就连何太后也被他们杀了。在外边的袁绍，听说官里的宦官们已经开始动手，为了自保，便也纵兵杀入官去。混乱之中，袁绍干得倒很得势，他吩咐杀入官中的军兵，见到宦官便杀，一个也别放过。他这一仗杀得很是彻底，官中的宦官几乎被他完全杀尽；甚至一些没有胡须的人，也被误认为是宦官，全被杀了。宦官与外戚之争，经袁绍这样彻底地一干，宦官一时元气大伤，算是终于告一段落。但紧跟着的却是董卓率军入京，赶走了袁绍，废了少帝刘辩，另外立了汉献帝刘协。汉献帝是汉代的最后一个皇帝，他先在董卓的手中，后来又转入曹操的手中，苟延残喘地当了三十一年的皇帝，其时虽然不再有宦官与外戚之争，但汉之为汉，却已名存而实亡了。

唐代宦官的声势称盛，开始于唐德宗(李适)在位的兴元元年(784)，那时唐代的藩镇割据之势已成，因而唐德宗对

于领兵在外的将领们都不放心，要派出一些他所亲信的宦官去监视他们。他最初派出宦官窦文场和宦官霍仙鸣二人，让他们到左、右神策军中去做法军。等到贞元十二年(796)时，唐德宗更将左神策大将军柏良器的官职贬去，而任窦文场为左神策军中尉，霍仙鸣为右神策军中尉，并明令左、右神策军此后俱由中尉来管辖。这样一来环绕京畿一带的禁军便全落入了宦官的手中。窦、霍二人又不断加以扩充，后来所辖人数竟达十五万之多，他们的势力随着也增大了。

晚唐时期的宦官由于手中掌握了这么大的兵力，他们的声势实已远远超过了东汉末年的宦官。东汉之末的宦官不过只杀了几个外戚，对于皇帝可是一个也没敢杀过；晚唐的宦官可就不同了，那时不但很多皇帝的拥立和废黜都由他们作主，就连一些皇帝的生死，常常也是都由他们来决定的。

晚唐时期，第一个由宦官所立的皇帝乃是唐宪宗李纯，他是由宦官俱文珍和当时的一些朝臣联合着拥立的。那是在唐德宗去世后，唐顺宗李诵初立，局势未定，俱文珍等趁机把他拥上帝位的。李纯因为是由宦官拥立而得帝位的，所以他就特别倚信宦官，其中最为他看重的便是宦官吐突承璀，他任命吐突承璀为内常侍，知内侍省事，统率所有的宦官。他还任命他为左神策军中尉，不但把禁军交由吐突承璀来掌管，甚至将当时中外诸将的调动指挥权也交由吐突承璀来管。唐宪宗一共做了十五年的皇帝，他是由宦官所立，但到后来，也是被宦官给杀掉的。唐宪宗为了求仙和希望长生，很早便开始服用丹药，由于药性燥烈，使他变得性情烦躁怪

异，动辄便要杀人。常在唐宪宗左右的，差不多都是些大大小小的宦官，因此在他性发时被杀的，常常也就是这些宦官。唐宪宗李纯，倒是个颇能有些作为的皇帝，在平定各路藩镇上，他还很做出了一些成绩。由于他的性情，那些拥立了他的宦官们，早已兴起了废立之心，想另立一个和顺点儿的皇帝来代替他了。不过唐宪宗又很有些杀伐手段，使宦官们也不敢轻动。然而唐宪宗的暴烈，终于使得他们忍无可忍，就在元和十五年(820)，寻到个机会把唐宪宗杀了。

由于唐宪宗还在世时宦官就已想着要试行废立，所以在那些宦官的心目之中，各有各的继位人选。宦官梁守谦和王守澄等人所看中的人是皇太子李恒，他们认为，父死子继，这样最为合适，也少争端；然而，有军权在握的吐突承璀却不赞成，他想要使之继位为帝的是和他接近的澧王李恽。他们相互争持着，一时各不相上下。但得到弑杀唐宪宗机会的是梁守谦和王守澄那一帮人，他们杀掉了唐宪宗后，先把唐穆宗李恒拥上了帝位，然后顺手又把吐突承璀和澧王李恽也都杀了。宦官们胆敢杀掉一个在位已有十五年的还有些作为的当朝天子，跟着又杀了一个有争位身份的亲王，这实在是旷古未有的奇事；而更奇的却是，满朝的文武官员竟眼看着他们不断地杀，却都噤不敢言，连说个“不”字的都没有。由此也可看出，晚唐时宦官们的势焰之大，已经到了何等的程度。

由梁守谦和王守澄所立的唐穆宗李恒，在位为时实在很短，他和唐宪宗一样，也是个渴望长生，拼命乱服丹药的人。

他在位只有四年。从元和十五年(820)初，到长庆四年(824)初，他便因所服丹药的药性发作而短命身亡了。

继唐穆宗李恒被立为帝的乃是唐敬宗李湛，他也和唐穆宗一样，是个只想着过自己的放纵生活，对于朝政绝不过问的人。这样，在他在位之时，朝政便更进一步地落入了宦官们的手中。唐敬宗比唐穆宗在位的时候更短，他从长庆四年元月登基，只坐到宝历二年(826)十二月，在位还不满三年，便被一心想要拥立唐宪宗的儿子李悟为帝的宦官刘克明所杀，结束了他的皇帝生涯了。

唐敬宗突然被杀，引起了朝中极大的混乱，那时已经身为枢密使的宦官王守澄，为了争夺势望，发动了禁兵入朝平乱。他杀掉了宦官刘克明和绛王李悟，而改立唐文宗李昂为帝。这位唐文宗乃是唐穆宗李恒之子，原名李涵，受封为江王，是在即位为帝时才改名为李昂的。唐文宗最初乃是个不甘心由着宦官们来摆布的皇帝，他在位时，曾不断秘结朝臣，设法与宦官对抗。但是，那时宦官的势力已成，根基已深，他的多次挣扎都以失败告终。到太和九年(835)唐文宗又与李训、郑注等人密谋杀尽宦官，但他们为执行此事而策划的“甘露之变”^①因出了岔子，也失败了，结果唐文宗倒成了宦

^①甘露之变是密谋除去宦官的李训在郑注去往凤翔后，唐文宗自己单独安排的。他先在左金吾厅近处设下数百名伏兵，然后令人谎奏在左金吾大厅后的石榴树上降有甘露。唐文宗故示不信，派左、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、鱼志弘领众宦官去那里察看，以便在那里把他们围杀。仇士良等抵达前发现了伏兵，率众逃回殿上，先把唐文宗劫持在手，然后派出神策军分头杀了李训、郑注等人，这次事变宦官们前后杀了李训、王涯、郑注等共达一千数百人，朝陛为之一空，而宦官们则更进一步，完全控制住了皇帝。他们的势焰更盛了。